

美国动态

(半月刊)

2020年5月6日 (第213期)
内部交流 仅供参考 请勿引用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美专家：美中必须避免成为“死敌”

中国并不会对美国构成关乎生死存亡的可怕威胁，虽然美国和中国可能不会成为亲密的朋友，但双方必须避免成为“死敌”。

中美关系

美中必须联手对抗新冠病毒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4 月 15 日登载美国外交学会专家托马斯·伯利基 (Thomas J. Bollyky) 和查尔斯·库普钱 (Charles A. Kupchan) 合写的文章称, 新冠病毒带来的威胁没有国界, 在疫情面前, 只有输家, 没有赢家, 美国和中国应停止竞争, 监督国际合作, 携手抗疫, 让世界变得更加安全。

文章称, 美国和中国的确在亚太地区安全、贸易战、人权等重要议题上存在分歧, 但在对抗病毒方面, 双方的利益应当是一致的, 都面临巨大的经济和人员损失。抗疫表现也影响着两国领导人的政绩, 他们有合作的理由。

美中合作应优先采取以下措施: 取消出口禁令, 让国际药物供应链不受阻碍; 发挥两国的生物科学优势, 建立系统的科学合作, 加速疫苗开发; 两国都对非洲进行了大量医疗投资, 应合作帮助非洲做好准备抵御病毒。

此外, 两国应联手减轻病毒带来的经济影响, 继续实施经济刺激方案满足国内需求, 与二十国集团伙伴合作稳定国际金融市场, 与国际金融机构合作为受灾严重的国家提供紧急援助计划。

最后, 两国应共同领导各方努力, 修订国际卫生规章制度, 提升世卫组织在控制疫情方面的效力。特朗普暂停对世卫组织提供资金完全是错误的, 他对世卫组织偏袒中国的指责也毫无根据。

约瑟夫·奈: 新冠病毒不会改变美国的全球领先地位

《外交政策》杂志网站 4 月 16 日登载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

瑟夫·奈（Joseph S. Nye Jr.）的文章称，新冠病毒带来的影响不会让中国获利，美国将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文章摘要如下：

美国政府应对疫情的糟糕表现有损美国的国际声望，中国正抓住机会提升自己的软实力。然而，中国的宣传受到了欧洲等地区国家的质疑。中国软实力的国际排名一直靠后。同样，硬实力方面，美国的优势也不太可能被疫情改写。在疫情暴发之前，中国经济增长和出口额已经有所下降。中国对军事力量的投入也远不及美国，而且中国需要为尚未完善的医疗投入大量资金。

更重要的是，美国有着疫情无法动摇的地缘政治优势：地理方面，美国本土三面环海，与邻国关系友善，中国则与许多邻国存在领土争端；能源方面，页岩革命使得美国一跃成为能源出口国，中国则高度依赖能源进口；人口方面，根据数据预测，美国的劳动力将增长 5%，中国则会减少 9%；技术方面，美国在尖端技术和高等教育方面均处于全球前沿。

因此，只要美国不做出错误的决定，比如抛弃盟友，放弃国际机构，或严格限制移民，新冠病毒不太可能改变地缘政治形势。美国应当帮助其他国家抗击疫情，可以发起一项大型抗疫援助项目，或在二十国集团牵头设立新的抗疫基金。

美媒：猛烈抨击中国无助于特朗普成功连任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 4 月 19 日载文称，特朗普的民调支持率在不断下降，要提升民意，他不应抨击中国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而应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能力。

特朗普通过抨击中国以及指责拜登家族与中国的合作计划，试图打击竞争对手。问题是，特朗普自己在中国问题上的态度也前后不一，一会儿表示希望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一会儿又批评

中国。

事实上，他应当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正如罗伯特·佐立克所言，与中国对抗的战略本身不应该是目的，它可能产生完全不可预测的后果。“美国需要与中国加强合作，管控分歧，促进共同利益。利益攸关方之间开展合作不代表就没有分歧了，需要在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更大的框架下来管控分歧。”

比起寻找外国“替罪羊”，特朗普赢得大选的正确方式是恢复美国经济。他应当重点宣传国会马上要通过的一笔用于援助小型企业的资金。此外，特朗普应该推动联邦政府与各州一起开展更多病毒检测。只有看到国家开展了大范围的病毒检测以及接触者追踪，美国群众才能安心前往公共场所。

如今，2200 万美国人失业，抗病毒的疫苗还未出现，病毒正在向农村地区传播，正需要特朗普大显身手，恢复经济，否则他的支持率将持续走低。

美智库：经济胁迫成为美中竞争的新工具

新美国安全中心网站 4 月 24 日登载报告称，长期以来，中美两国一直在使用强制性经济措施来推进经济与外交政策目标，但近年两国已将强制性经济措施当做外交政策与国家安全政策的主流工具。

报告称，在过去几年里，美国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强制性经济措施，但结果却喜忧参半。尽管关税与其他手段成功地对中国的宏观经济施加了压力，但却并没有让中国做出根本性让步。有针对性的制裁与执法措施对部分中国公司产生了经济影响，但其他中国公司已经显示出能够经受住美国的经济胁迫。

与此同时，中国也一直在对美国及其盟友采取经济胁迫手段。

这使得部分国家改变了政策，使之进一步迎合中国的偏好，还有一些国家在中国的经济胁迫面前变得更具复原力。

为应对中国的经济胁迫，报告向美国政策制定者提出以下建议：美国需要确保在国内进行关键投资，以保持本国的竞争优势；要强化经济胁迫工具，包括改善针对美国在面对中国经济胁迫时的脆弱性评估以及美国措施的影响评估、更清楚地了解本国的目标并向中国与美国的盟国发出政策信号；支持相关机构，制定并实施强制性经济措施，并不断更新可供决策者使用的经济胁迫工具；加强与盟国以及本国私营部门的合作，这两者是确保在应对中国强制性经济措施的过程中取得长期性成功的关键。

美专家：美中必须避免成为“死敌”

中国并不会对美国构成关乎生死存亡的可怕威胁，虽然美国和中国可能不会成为亲密的朋友，但双方必须避免成为“死敌”。

《外交政策》杂志网站 4 月 20 日登载卡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道格·班多（Doug Bandow）的文章称，中国政府在新冠疫情暴发初期的应对措施令其在华盛顿的支持者更少了，但事实上，中国不会对美国构成关乎生死存亡的可怕威胁。文章摘要如下：

美国政策制定者应该保持一种平衡感。首先，尽管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二，但中国需要解决衣食住行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多，同时，中国人对物质的追求也与日俱增。中国必须应对重大的经济、人口和政治挑战，包括国有企业效率低下、银行坏账负担过重、房地产问题、人口老龄化加剧等。

中国在军事上也远远落后于美国，美国拥有一支庞大的军事力量。问题不在于美国能否防御，而在于中国能否防卫自己，相

较于美国，中国更有可能成为潜在的战场。此外，美国在全球拥有众多盟友和军事关系网，而中国几乎没有。尽管特朗普政府犯下了许多错误，但华盛顿仍在世界各地保持着无与伦比的影响力。而中国的多边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经济领域。

然而，不能因为这些就忽视中国最终可能对美国和国际秩序构成挑战。中国拥有数千年的文明，在最近几十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低估中国未来潜力是愚蠢的。不过，这种“未来”可能比今天华盛顿许多人想象的还要遥远。

美国明智的做法是不带恐惧或狂热地与中国接触。华盛顿可以在不把北京变成敌人的情况下化解北京的敌意。美国领导人必须应对具体挑战，同时尽可能促进合作与接触。这样的努力以前也取得过成果，比如尼克松访华。

如果华盛顿和北京能够将合作置于对抗之上，并避免伴随上一次全球力量平衡重大转变而来的破坏性冲突，那么 21 世纪的世界将会更美好。美国和中国可能永远不会成为亲密的朋友，但他们必须避免成为死敌。

美国外交

兰德报告分析美如何发展军事人工智能

兰德公司网站近期发布报告称，美国的潜在对手正越来越多地将人工智能整合到一系列军事应用中，以追求作战优势，因此，美国组织、训练和装备一个人工智能军事系统将具有重要意义。

报告主要发现如下：第一，人工智能在军事系统中的整合可能会稳步增加，各种形式的人工智能对作战应用产生重大影响。尽管联合国正在进行讨论，但短期内不太可能对军事人工智能推

出国际禁令或实施其他管制。第二，美国在军事人工智能领域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国和俄罗斯都在追求军事化的人工智能技术，而且军事人工智能有可能向其他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扩散，这一点值得关注。第三，军事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风险，包括道德风险、操作风险和战略风险。第四，美国公众普遍支持继续投资军事人工智能，但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对手是否使用自主武器。

基于此，报告提出以下建议：组织、训练和装备人工智能军事系统至关重要；了解如何解决技术人员、私营部门和美国公众表达的道德问题；开展公众宣传活动，向利益攸关方通报美国军方减轻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道德风险的承诺，以避免公众作出强烈反应以及由此产生政策限制；关注有关联合国《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的政府专家组讨论，并跟踪国际社会利益攸关方立场的变化；寻求与盟国和伙伴在发展和使用军事人工智能方面加强技术合作和政策协调；与中国、俄罗斯和其他试图发展军事人工智能的国家探讨建立信任和风险降级措施。

美专家称特朗普应推出自己的“马歇尔计划”

美国传统基金会网站近期登载该智外交政策专家、特朗普过渡团队成员詹姆斯·杰伊·卡拉福诺（James Jay Carafano）的文章称，目前美国处于大国竞争的同时，还在与一场全球性流行病作斗争，但很快华盛顿的注意力将转向美国所扮演的全球领导者角色，特朗普总统是时候推出自己的“马歇尔计划”了。

特朗普版“马歇尔计划”的目标很简单：尽快重振美国经济，强化美国与自由世界伙伴的关系，让美国及其伙伴和盟国在大国竞争的时代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具体措施包括以下方面：

在北美，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为美国创造 1200 万个就业岗位，美国现在必须帮助墨西哥战胜新冠病毒，加强双边合作，这一点尤为重要；在跨大西洋共同体，欧洲是美国不可或缺的战略伙伴，与美国一样，欧洲也受到疫情的重创，美欧需要彼此；在印太，美国必须与志同道合的地区盟友携手抗击病毒；在大中东，地区和平与稳定对美国利益至关重要，疫情只会恶化地区形势，美国必须与关心地区未来繁荣的国家合作；在正在争夺的空间，像非洲等地面临新冠病毒、治理不善、环境挑战、经济自由匮乏、跨地区恐怖主义等威胁，只有这些问题得到解决，美国才能与地区国家建立更好的伙伴关系。

就像“马歇尔计划”旨在满足战后西欧的需求一样，如今美国的任何经济复苏伙伴关系都必须针对每个地区的独特情况进行调整。但这些计划应该包括共同的要素：美国保持全球领导力；鼓励有助于推进美国战略目标、促进增长和商业投资的私人领域投资；重建并扩大贸易和投资流动；领导创造新的机遇和自由市场解决办法，来推动自由世界的创造力和生产力发展。

世界知名学者展望疫情之后的经济前景

《外交政策》杂志近日邀请九位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和学者对新冠疫情后的经济和金融秩序进行了预测。九位学者的观点摘编如下：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瑟夫·施蒂格利茨 (Joseph E. Stiglitz)：我们需在全球化和自力更生之间取得更好的平衡。新冠疫情危机提醒我们：政治和经济的基本单位仍然是民族国家。这次大流行过后，我们构建的经济体系必须少一些短视，多一些弹性，并对经济全球化远远超过了政治全

球化这一事实更加敏感。各国必须努力在利用全球化和建立必要程度的自力更生之间取得更好的平衡。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席勒 (Robert J. Schiller): 新冠疫情创造了一种战时氛围, 这可能会促成一些重大的改变。有理由希望, 这场危机提供了一个创造新的方式和机制来应对苦难的机遇, 如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来阻止不平等加剧的趋势。在美国, 更好、更普遍的医疗保险可能会获得新的动力。由于人们在这场战争中站在同一战线, 现在可能会找到建立新的国际机构的动机, 以便更好地使各国分担风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吉塔·戈皮纳特 (Gita Gopinath): 真正的风险在于政客利用人们的恐惧。如果说在新冠疫情之前, 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支持就已经开始下降的话, 那么这场大流行可能会加速对全球化成本和收益的重新评估。然而, 真正的风险在于, 由个人和企业自发的、以自我利益为目的远离全球化的行为, 将会因为一些政策制定者利用人们对开放边界的恐惧而加剧。他们会以自给自足为幌子对贸易施加保护主义限制, 并以公共卫生为借口限制人员流动。全球领导人应该避免这种结果, 并保持 50 多年来一直支撑我们的国际团结。

哈佛大学国际金融教授卡门·莱因哈特 (Carmen M. Reinhart): 新冠疫情大流行是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首次席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危机。限制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呼声在经济困难时期找到了沃土。对疫情暴发前的全球供应链和国际旅行安全性的疑惑, 以及在国家层面对必需品自给自足和弹性的担忧, 很可能在疫情得到控制之后继续下去。后冠状病毒时代的金融架构可能不会将我们带回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前全球化时代, 但大流行对国际贸易和金融的损害可能是广泛而持久的。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珀森 (Adam Posen): 大

流行将使世界经济此前就已存在的四种状况恶化。一是长期停滞，即低生产力增长、缺乏私人投资回报和接近通缩。由于人们在大流行后会继续规避风险并增加储蓄，这一趋势将进一步加深。二是富裕国家（以及一些新兴市场）与世界其他国家在抵御危机方面的差距将进一步扩大。三是由于人们逃向安全资产以及发展中经济体存在明显的风险，世界将继续在融资和贸易方面过度依赖美元。四是经济民族主义将日益导致各国政府将本国经济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离开来。

康奈尔大学贸易政策教授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大流行造成的经济和金融伤害可能会给世界经济留下深刻的伤痕。一度被视为谨慎和保守的央行行长们已经证明，他们能够在危急时刻灵活、大胆、创造性地采取行动。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央行都已成为抵御经济和金融危机的第一道防线。但另一方面，事实证明，政府的财政刺激在政治上很复杂，实施起来也很麻烦，而且往往很难瞄准最需要的地方。

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亚当·图兹（Adam Tooze）：疫情带来的经济影响难以估量。许多国家面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严重、更残酷的经济冲击。对零售业等已经面临来自网络竞争巨大压力的行业而言，这种暂时的封锁可能是致命的。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小企业主和他们的家庭正面临着灾难。如果企业和家庭的反应是规避风险并逃向安全资产，这将加剧停滞的力量。如果公众对在危机中累积的债务的反应是紧缩，这也将使事情变得更糟。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商学院教授劳拉·德安德里亚·泰森（Laura D' Andrea Tyson）：大流行和随后的复苏将加速正在进行的工作数字化和自动化趋势。随着数字化推动服务的组织和提供方式发生变化，在零售、酒店、旅游、教育、医疗和政府等领域，面对面服务的比例将下降。经济衰退将加速非标准的、不稳

定的就业增长（如兼职工人和零工工人），这将导致新的便携式福利系统的出现。

新加坡前驻联合国大使、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马硕凯 (Kishore Mahbubani)：新冠疫情大流行将加速已经开始的变化，从以美国为中心走向更加以中国为中心。美国人对全球化和国际贸易失去了信心，但中国并没有对全球化失去信心，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复苏是全球参与的结果。美国有两个选择：如果美国的首要目标是保持全球领先地位，那么它将不得不在政治和经济上与中国展开一场零和地缘政治竞赛；如果美国的目标是改善美国人民的福利，那么它就应该与中国合作。更明智的建议是：合作将是更好的选择。然而，鉴于美国针对中国不良的政治环境，更明智的建议可能不会奏效。

美国政治/其他

美媒分析新冠疫情将对美大选产生何种影响

《政客》期刊网站 4 月 12 日载文称，随着新冠肺炎疫情蔓延，2020 年美国总统大选也受到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政党代表大会。严格来说，政党代表不必亲自出席全国代表大会。但有个核心问题仍然悬而未决：政党将如何宣传自己？电视网络、尤其是广播网络将选择传播哪些内容？到目前为止，网络平台一直在小心翼翼地为两党提供完全相同的宣传覆盖范围。但这也取决于两党在全国代表大会方面的相似性。但是一旦有任何新措施出台，尤其是如果两党采取截然不同的政策方向，网络平台决定传播哪些内容可能会在 8 月成为一个关键问题。

二是竞选活动。在传统元素被边缘化的情况下，怎样的通信

工具才能发挥作用呢？其中一个可能是：电视广告。参与策划肯尼迪、戈尔和克里竞选的鲍勃·施勒姆（Bob Shrum）表示：“广告在总统竞选中通常不那么重要，因为它被自由媒体淹没了。但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它成为传递信息的关键声音。这是一场有现代技术的‘前廊’运动。”

第三，投票。如果新冠病毒的威胁到 11 月仍然存在，那么用何种方法替代现场投票将成为选举的关键。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年秋天的政治世界将与更广阔的外部世界一样，面临加速的变化：与远程办公、虚拟会议和在线购物爆炸式增加一样，未来的政治世界或许也会发生意料之外的变化，人们只能想象更具革命性的可能性。

美智库：应由各州自行决定是否实行封锁令

卡托研究所网站 4 月 20 日载文称，特朗普近日声称自己“完全”有权重启经济，并推翻了许多州政府下达的禁闭令，然而，总统并不拥有实施或解除国家封锁的权力。

如果特朗普的主张继续占上风的话，这将会树立一个危险的先例。在危机时刻，人们会轻易认为需要尽可能地集中权力，但集权往往会使局面恶化。此外，危机期间出现的权力巩固往往在危机过后很长时间内持续。

即使没有联邦政府下达的封锁令，美国各州政府也已经为解决新冠危机做了很多工作。43 个州、近 97% 的人口都已经接受了居家隔离政策，其中一些州甚至采取了更严格的措施。

如果当前的危机使联邦政府握有几乎不受约束的权力，随意强制执行命令并关闭工厂，那么这种权力在未来则不太可能消失。民主党人应该思考，共和党人今后可能会如何利用这种广泛的权

力。而试图支持特朗普施行“全面”权力主张的共和党人应该思考，未来的民主党总统可能会如何使用这种权力。在一个高度多元化且意识形态分裂的国家，各方都能从对联邦权力的严格宪法限制中受益。

美前官员：同理心将决定 2020 年美大选结果

《政客》杂志网站 4 月 23 日登载前芝加哥市市长拉姆·伊曼纽尔 (Rahm Emanuel) 的文章称，2016 年，对国家精英阶层的失望激起了中产阶级的反抗，特朗普通过利用选民的愤怒赢得了大选，但 2020 年不同于 2016 年，美国人已经厌倦了一个不断制造混乱和冲突的总统，人们需要的是同理心。

如果说选民们对特朗普性格和政策方面的厌恶在危机之前就已经不断上升的话，那么现在他们对同理心的渴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经验和能力与特朗普不断叫嚣的性格形成鲜明对比，拜登对他人的悲伤所表现出的同理心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

两位总统候选人之间的巨大差异在竞选活动中会得到更明确的体现，选民们将在屏幕中看到特朗普在公众面前夸夸其谈，而拜登则会花时间与隔离绳外悲伤的寡妇交谈。

共和党策略专家似乎想要让总统摒弃四年前令他赢得胜利的粗暴作风。他利用“超级碗”广告谈论刑事司法改革的做法使一些内部人士意识到仇恨不会帮助特朗普再度赢得选举。但最终，特朗普还是我行我素。他对询问重启经济的女记者不屑一顾，这反映出四年前他对选民的吸引力实际上源于他的性格缺陷，但这种吸引力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光芒。在被新冠疫情笼罩的政治环境中，美国民众需要的不是恶意，而是同情心。如果说促成 2016

年大选结果的是愤怒，那么 2020 年大选的关键将是同理心。

失业危机第二阶段，美国形势将更加严峻

《大西洋月刊》杂志网站近期载文称，新冠疫情除了让美国陷入医疗危机和经济危机之外，还会引发失业危机。在失业危机第一阶段，整个社会将团结应对，并对失业者怀有同情，而到第二阶段，公众的同情则会演变为愤怒。文章摘要如下：

过去几周，美国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创下新高，各州政府机构已不堪重负。除了医疗危机和经济危机之外，美国正进入大规模失业的灾难性阶段。根据过去几十年的研究经验，这将给失业工人及其家庭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和心理创伤。

今天，不论是支持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美国民众都意识到有必要迅速采取行动，把这种影响降到最低。然而，就同过去经济衰退中所发生的一样，这种跨党派共识很快就会消失。

根据过去二十年的经验可以判断，即将到来的失业危机预计将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在第一阶段，整个美国将在很大程度上团结一致，社会将对数百万失业者怀有同情。美国民众会认为是外部力量——新冠病毒和政府采取的保持社交距离的措施，引起了这波裁员潮，民众将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失业人员的困境。

失业人员将在停滞不前的经济环境中努力维持生计，但与前几次经济衰退不同的是，这些人不会受到社会指责。当单月申请失业人数超过 2000 万时，即使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不会指责失业人员游手好闲或称他们为社会寄生虫。因此，可能有足够的政治意愿来维持政府对失业人员的大力支持，甚至将国会最近通过的 2 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再推上一个台阶。

尽管疫情最终会结束，经济状况得以改善，然而，对于那些

仍然失业的工人来说，情况会变得更糟。“大萧条”时期的失业危机可能会再度重演。然后，进入失业危机的第二阶段。

在失业危机的第二阶段，公司将重新聘用员工。参考过去的情况，许多雇主将利用这个机会雇用更廉价、更机动的劳动力来取代以前的部分雇员。当经济停滞不前时，工人对任何工作机会都心存感激，降低劳动力成本变得轻而易举。

从更广泛的层面来看，这场危机将加速一些长期存在的市场趋势，包括行业整合、自动化以及劳动力不稳定（当有利于雇主与客户的规则完全凌驾于工人的个人福利之上时，劳动力不稳定就会发生）。即使有经济刺激法案为小企业提供工资补贴，长时间的歇业也可能会击垮许多家庭式企业。

保持服务行业工作岗位不被自动化取代的一个原因是，顾客更喜欢与人互动，然而，社交疏离令加大了自助服务站，甚至是无人送货机的吸引力。一旦疫情结束，人们可能重拾旧习惯，但企业一般不会浪费削减成本的机会。根据以往的经验，只要企业有机会重组员工架构，它们便会立即大量采购计算机和机器人，或是将工作外包给承包商，甚至选择离岸外包。

鉴于以往雇主应对经济衰退的方式，许多已失业的人很可能会面临长期失业。特别是那些急于压低工资成本的企业，会犹豫是否该重新雇用年龄偏大、更有经验的员工。在经济复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这批人可能会被企业抛弃，并长期处于失业状态。

与此同时，人们对最初危机的记忆会逐渐消退，并找到新的理由来指责他人没有自力更生，针对失业人员的污名化现象将再度出现。今天，这种迹象已经在渐渐显露。美国一些最知名的保守派理论家抱怨称，国会增加失业救济的做法是在鼓励工人退出劳动力市场。

针对失业人员的愤恨将演变得更广泛、更恶劣。在这一点上，

可以参照历史。在“大萧条”时期，全球性的经济灾难把美国的失业率推高到 25%左右，社会上的不满情绪上升。罗斯福政府的批评者将长期失业人员痛斥为“装病者”和“堕落者”，并抨击“罗斯福新政”是通过向中产阶级征税，将他们推入贫穷的社会主义阴谋。八十年后，一场由华尔街引发的金融危机将美国失业率推至 10%。这一次，在媒体以及茶党高涨的愤怒情绪的推动下，针对失业者的敌意更快地凝聚起来。

在失业危机的第二阶段，美国临时加强的社会保障网络将恢复到原本的状态，但没有可调拨的资金用来帮助那些长期失业的人。随着失业救济金到期，失业者及其家庭将面临财政崩溃。就如同在以往的经济衰退中一样，公众的同情怜悯将被党派媒体激起的道德愤怒所取代。

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编辑部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编辑部：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联大楼201室

邮编：200020

电话：021-33665148

工作邮箱：bianjibu@sias.org.cn